

旋转木马上

xuanzhuān mǔmǎ shàng

的米色天堂

de mǐsè tiāntáng

李倩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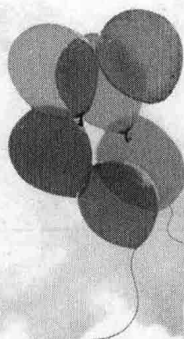


敦煌文艺出版社

旋转木马上的米色天堂

xuanzhuan muma shang de mise tiantang

李倩茜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旋转木马上的米色天堂 / 李倩茜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80587-921-5

I. 旋…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19829号

旋转木马上的米色天堂

作 者 李倩茜 著

责任编辑 贾海燕

封面设计 石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 / 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921-5

定 价 20.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那一抹金色的忧伤

——读《旋转木马上的米色天堂》有感

徐兆寿

成人小说看惯了，已经很难进入青春的色彩里，可是一旦进入青春的色彩里，被唤醒的又不是成人小说中那些尔虞我诈的计谋和纵横四溅的欲望。有一抹金色的忧伤仿佛在遥远的岁月里等待着我去回味。原以为那忧伤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尽，更随着世故而荒凉的心境而褪尽了颜色，然而它还在，还是那样鲜活，还是那样心跳。感谢漠漠，感谢她的一则青春的童话，让我又重新体味到那遥远的金色的忧伤。

我与漠漠从未有过来往，但我对她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的了解使我似乎与她很近。我的家乡就与民勤相连，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两年里，我曾经两度去过那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感受过那里的荒凉与孤独，而在第二天早上，我又品尝过藏在黄河蜜瓜中的沁人心脾的阳光与夜色。我也曾漫游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企图穿过那波浪翻滚的大海。很多年以来，我固执地认为，那才是让我孤独让我绝望又让我向往让我亲近的土地。我深信我的祖先曾经在那样的大地上浪漫地生活过，爱过，最后化为沙粒飞漫在西北大地。正是那样的土地，才会孕育出浪漫的灵魂。所以我一直在幻想，

有朝一日，我要一个人漫游那里，并且用我的脚步丈量腾戈壁沙漠。当然，表面上看，漠漠写的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化标识的城市，是一群没有地域生活特征的学生，属于青春派小说。但是，我还是从那字里行间读出了我所熟悉的一种精神特征，一种浪漫的情怀。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有一种“大气”，都显得豪爽、仗义，便是一种证明。

小说围绕一个叫莫冰蓝的女生，展开了与她相关的几个男生和女生的内心世界。写的是一段高中生活。其中莫冰蓝的形象描写得很成功。从最初她因为穿裤子的事与班主任展开的斗争，到后来的与陈灏、范正杰之间的感情纠葛，最后到与童言俊的初恋，可以说写得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小说与过去的韩寒式的叛逆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也与郭敬明的消费性小说有不同。也许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一气呵成，毫无模仿之感。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对话，所有的故事，都没有太多的造作之意。在写莫冰蓝、童言俊、向紫苑几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作者也尽可能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切入到细节中，摆脱了长篇小说初写者的那种胡编乱造的概念化的描写。对于一个涉世未深而又初写长篇者，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成功了。

小说以童言俊的死亡画上了一个悲伤的句号，这是青春的代价。但因为这一个悲伤的句号，使整部长篇小说在最后忽然间又弥漫起一层浓浓的忧伤。合上书，在户外走走，我自己那早已消弭了的忧伤又蔓延开来。不过，那层浓雾已散去，透过岁月、阳光和秋风以及辽阔大地的是透明的忧伤，叫人心碎，叫人不忍。我以为，这也是这部长篇小说在美学意义上的成功。

在所有的小说都写欲望和阴谋的目下，青春小说也常常以袒露残酷青春，以与父辈“为敌”，以毫无节制的后现代的解构性的幻想来言说青春的忧伤与成长的代价，已经多少有些泛滥成灾。漠漠的小说有些格外。她的纯情与毫无造作的传统式的叙事模式反而使我觉得有些新鲜，有些陌生。她的小说中没有性的浸入，也没有欲望的折磨，只有纯情。即使是莫冰蓝与童言俊的初恋，也是单纯可爱得让人不忍看到他们的悲剧。同样都是80后写作者，但在精神世界里，漠漠似乎与别的80后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也便是精神与欲望之间的距离，也是西部与东南部之间的距离。经济的繁荣与人的欲望成正比，而经济的不发达也与人的精神成反比。我不以为经济发达了，人的精神世界就高尚了，恰恰相反，经济的发达使人情消散，道义泯灭，精神枯萎。在大都市，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包裹着冷漠、猜忌、利益和荒凉，而恰恰在那些小城市里，人与人之间还保存着一些信任、温暖。漠漠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部小城市的精神面貌。她似乎在与那个西部的小城做着最后的告别。

当然，毕竟是长篇小说的初写者，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在主题的挖掘、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细节的描写以及结构的安排方面，都还可以做得很好。她以后也肯定会做得更好。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都是这样走过的？所以我想，她留给我们那层金色的忧伤就足够了。

2008年9月于西北师范大学

旋转 木马上的 米色天堂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蓝色印迹	001
第二章	前奏	014
第三章	出逃	037
第四章	何处教吹箫	055
第五章	解不开的结	074
第六章	被囚禁的音乐	104
第七章	九月	140
第八章	梦想的翅膀	158
第九章	冷战	181
第十章	飘	199
第十一章	破碎	218
第十二章	穿越寒冷	235
第十三章	逗号	265
第十四章	告别冬季	283
第十五章	丑陋的考试	299
第十六章	红豆	319
第十七章	明天	340
第十八章	生与死的距离	352
第十九章	熟悉的陌生人	370
第二十章	不说再见	384
后记	我们曾今这样长大	393



第一章 蓝色印迹

时间就像没有刹车的大卡车，呼啸而过，怎么也不能让它留步。不久前他们还一起坐在公园里的旋转木马上欢笑不断，而现在却已经走到了这黑色年月的结尾。到达下一个转弯，他们就可以脱离这片苦海了！

新学期的第一个晚自习上，三年级二班的教室里，五十四名学生都垂着头拼命地啃题，只听见一阵均匀有序沙沙的写字声，平静得如同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大海。

八月刚刚进入中旬，天气还有些燥热，教室里的窗户大开着，却感觉不到一丝清凉。

“搬新书啦！”教室后面，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坐在教室靠后的男生稀里哗啦地涌出教室，一时间桌子、凳子的摇动声和窸窸窣窣的脚步声糅杂在一起，好像一曲嘈嘈杂杂的摇滚。

坐在讲桌旁的莫冰蓝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后半个教室和把脖子伸得老长像鸭子似的同学，便回过头继续看书，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坐在旁边的向紫菀觉得有点反常，一拍桌子伸过脑袋说道：“冰冰，要发新书啦！”

“怎么啦？”莫冰蓝慢条斯理地抬起头，看着一脸期待的向紫菀。要在往常，她肯定会来一番精彩绝伦的演说，把应试教育批个一无是处，可今天……

“发新书又能怎样？那些东西早就讲完了，不过是给学弟学妹作个人情罢了！”莫冰蓝话音还未落，向紫菀便长长嗯了一声，趴在了桌子上。

搬书的同学陆续进来了，跟去打哈哈的同学也笑嘻嘻地进来了。大家一起把新书一捆捆放好，拆开包装开始发书。顿时，教室里沸腾起来，发书的、收拾包装纸的、讨论问题的、趁机吃东西的、交流假期心得的乱作一团。大家或高兴或忧愁，也有人面无表情。莫冰蓝看也不看将书擦成一摞晾在一边，向紫菀则咕哝咕哝说个没完。

“哎，你说现在这事儿，课文讲完这么长时间才给我们发书，什么意思嘛！从前一级学生那儿借来的书都是新的呢，再用它三四年也没问题……真是浪费！”

“中国人就喜欢用自己的东西嘛。你看现在，那房价跟火燎似的噌噌噌往上涨，买房的人不还拼死拼活地买吗？到手了是自己的了，也就心安理得了，用着别人的总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嘛！”莫冰蓝没有抬头，手里画着算式嘴里噤里啪啦讲了一通。

“唉，说得也是啊……”向紫菀说完便低下头关上了话匣子，教室里渐渐恢复了先前的平静。

这时，门响了，一个人无声地走了进来，像幽灵一样在教



室里转了一圈走上讲台，这人便是三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史军梓。你若只看见了他的肩膀，可能还会认为他是条好汉呢，可从整体来看，整个一钉子型身材，空有一副宽宽的肩膀，瘦得一点资本都没有。

莫冰蓝看见史老师进来，习惯地收起笔，用手支着下巴，做好开始聆听教诲的准备。向紫菀则一脸的不屑。

史老师照例咳了一声，把手往讲桌上一摞，左腿前迈一小步，右腿往后一蹬，摆好姿势后便开始了说教：

“同学们停一停，按照惯例，不记录，不做笔记，只用两只耳朵听就行了。”然后他打开笔记本，拉过一个凳子坐下来，挺了挺腰杆开始了正文。

“新学期开始了，为了加强对高三学生的管理，学校经研究后作出了以下规定，请同学们务必牢记在心并做到实处。第一，上学必须穿校服，这是为了方便学校知道你是哪个年级的，违纪了也好查你。”

“就那个破麻袋啊，看着就觉得不舒服。”莫冰蓝悄悄嘀咕着。“破麻袋”是莫冰蓝和向紫菀给那套款式老得掉牙、质量差得要命、价格高得破天的校服起的“尊称”。那上衣奇大无比，简直像戏装，而裤子又短得像九分裤，要赶上刮风，那肯定是满校园的“面包”在移动。莫冰蓝一向对穿校服这事深恶痛绝，高一时她们班还为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定校服捐款呢。事实上，那身校服根本就值不了那么多钱，这简直就是借校服之名搜刮民脂民膏。

史老师依然在那里滔滔不绝：“不准穿那种窄窄的裤子、尖头的鞋子……学生不准染发烫发，男生不准留长发，女生不准披发，不准穿裙子……不准抽烟喝酒，包括啤酒啊，不准打架斗殴，不准上网吧、夜不归宿……早读晚读不准随意走动，实

在要上厕所也拿本书去，最好就坚持到下课再去……男女同学不得单独谈话五分钟以上……不准过生日、搞聚会，不准收赠礼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得从教室、楼厅的窗户中把头伸出去，如有违犯，出了事故学校概不负责……还有啊，住校生平时不准出校门，周末回家必须向班主任请假……”

台下有同学在窃窃地笑，这陈词滥调每年不知道要讲多少回，可从来就没有起过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依旧有人夜宿网吧，打架事件也时有发生。莫冰蓝一边和向紫苑轻声地讨论着电视里常见到的有百褶裙的学生制服，一边把钢笔放在右手拇指上一圈圈转个不停。

突然，“啪——”的一声，钢笔飞出去了，正好打在黑板下的白墙上。蓝色的墨水被甩出来，恰好在白色的墙壁上“画”了一颗蓝色的杨梅。莫冰蓝倒吸了一口气，像一片海带似的软软地搭在了课桌上。向紫苑坏坏地笑着，极其温柔地对莫冰蓝说：“大姐，祝你好运哦！”莫冰蓝听着简直觉得见鬼了，眼睛一闭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念经”正念得津津有味的史老师被这突然的一声吓了一跳，含在嘴里一个马上就要吐出来的字半天也没说出来，教室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过了整整五秒钟，史老师突然站起来，指着弄脏了的白墙厉声喝道：“莫冰蓝，我刚刚讲完要爱护公物，你就当众违纪，不给班集体争光，尽给班集体抹黑。下课立即给我恢复原状，然后来我办公室，我检查。”他气呼呼地说完，拿起笔记本就要走，后面不知是谁低声低气得问道：“老师，您讲完了啊？”向紫苑狠狠向后瞪了一眼，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乌鸦！”

史老师抬起眼朝后面看了看，口气稍稍缓和了一下，说：“基本上讲完了。其实这些话不讲也罢，大多数同学都能做到，



就怕是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啊。”说完他意味深长地望了莫冰蓝一眼，便绷着那张古董脸走了。莫冰蓝不满地冲着那早就消失了的背影无声地说：“就算我是老鼠，你也成不了猫！”然后低下头，打开先前合上的本子开始做作业，可心里却在想着墙上的“杨梅”。

下课铃声终于响了，这是一段舒缓而轻快的钢琴曲。向紫菀腾地一下站起来歪歪头嫣然一笑：“姐们，好好干啊，大姐我溜一圈回来就帮你。”说完就甩着两只手又蹦又跳地逃之夭夭了。莫冰蓝无奈地耸耸肩，然后从后桌的文具盒中找出刀片，又抓了一把粉笔就开工了。她刮了又刮，涂了又涂，可还是有一片朦胧的痕迹。

这时，陈灏嘿嘿地坏笑着走过来，拍了拍莫冰蓝的肩膀，毫不客气地说：“小冰，恭喜了……”还没说完，莫冰蓝就气呼呼地堵了回去：“你怎么跟向紫菀一副德行啊，见死不救！”说完低下头继续她的苦差事，给陈灏一个冷脊梁。陈灏觉得很没趣，怏怏地走了。

突然，一阵刺鼻的味道直扑过来，莫冰蓝下意识地叫出来：“改字水！”一抬头，正撞上童言俊温柔的目光。他扬了扬手中的改字水示意她接着，莫冰蓝感激地看了看童言俊，接过改字水低下头一点点消除污迹。童言俊静静地站着，看着墙壁慢慢地变白，他放心地笑了。莫冰蓝处理完了这个顽迹，翘翘嘴角嘿嘿地笑了笑，说：“大事不言谢，我去交差了。”童言俊保持着温柔的微笑点点头说：“快去吧！”莫冰蓝甩了甩及肩的头发，潇洒地朝门外走去。

陈灏在不远处定定地看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般很不是滋味。他默默地看着渐渐远去的莫冰蓝，忽然觉得一切都离自己好远好远。

莫冰蓝刚出了门，便不偏不倚地撞到了正风风火火跑进教室的向紫菀，旁边还站着直喘粗气的谢晓选。那两个死丫头一下课便没了踪影，现在一冒出来便往莫冰蓝嘴里塞了块糖。

“看样子你弄完了，吃块糖慰劳一下自己吧。现在去那死老头那儿？”

“嗯，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奖赏呢。”莫冰蓝叹了口气，想起史老师过去两学年里喋喋不休的唠叨，觉得他简直像出不了更年期的中年妇女。

谢晓选一脸同情地说：“冰冰，祝你好运，没准这回又是个把小时呢，我会为你祈祷的。”

谢晓选一向有点悲观，莫冰蓝听完她的话，扬起一个笑脸说：“没事的，你们进去吧，快上自习了。”说完便一脸轻松地朝办公室走去。

向紫菀和谢晓选不约而同地看向莫冰蓝的背影，有点担心地呼了口气，闪进教室去了。

办公室里，史老师正跟给三年级二班代物理课的四班班主任周老师聊着莫冰蓝的“光荣事迹”呢。上自习的铃声适时地响了。莫冰蓝听着这支节奏明快的小号曲，觉得自己正站在屠宰场边上。周老师闻声而立，跟史老师打了声招呼就出去了。

四班被三年级学生戏称为“战场里的情场”，因为打架事件件有四班的男生参与，护花使者也是四班的男生当得最成功。周老师接了这样的一个烫手山芋，自然很辛苦，每节自习都得去查看几次。而二班的学生是升高中时挑出来的一部分成绩突出的学生，而且多数是来自农村勤奋的乖宝宝，安分而自觉。当然也有如莫冰蓝这样桀骜不驯的城里学生。

史老师每每想起他的乖宝宝集体，便禁不住腾起一脸欣慰的笑容。本科上线率、综合录取率、光荣与奖金，这次他碰上



了一群争气的好娃娃，大乱子没给他捅过，成绩总是年级第一，连续两年的优秀班集体流动红旗一直都在他手里，每年的优秀班主任也总少不了他。虽是一介草民，教师一个，没当什么官，也没挣什么大钱，但光荣总伴随左右，也使不惑之年的他总是精神抖擞。明年又要大丰收了！史老师兀自想着。

“报告！”莫冰蓝对着半开的办公室喊了一声，史老师的思绪立刻被拽回到现实中。

“进来！”史老师略微转了转头说。

莫冰蓝走进办公室，对正看着窗外的史老师说：“老师，弄完了。”

“嗯。”史老师依然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丝毫没有要去检查的意思。

莫冰蓝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老师，您不是说要检查吗？”

“弄完就行了，我就不看了。”

“那我可以走了吧？”莫冰蓝试探着问。

史老师忽然转过脸来，从上到下打量了莫冰蓝一遍，说：“等等，你的头发要剪，像我这样短短的，即省时又省力，哪里不好了？”

莫冰蓝看着史老师的“萝卜头”不禁撇了撇嘴，心里千百万个不愿意。

“还有，你的裤子也要换。牛仔裤就牛仔裤，干吗弄得白一块蓝一块，怪里怪气的，只有那种社会青年才穿这样的裤子呢。知道吗，穿这种裤子就是精神空虚的表现，上学期就跟你讲了，你……”史老师一时竟语塞了，小眼睛眨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句，“你简直无可救药了。”

莫冰蓝不屑地看了看眼前的“古董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擦得贼亮的皮鞋，还有那极不和谐的“萝卜头”，真想顶他

一句：“如果都穿得像您这么传统，是不是我还得穿旗袍之类？”这么一想，她便又想起了上学期的那场恶斗——关于裤子的。

那时候正是初夏。本来是一节化学课，可不知为什么老师没来，莫冰蓝被史老师叫到了办公室，他也是这样子说的。莫冰蓝怎么也没法想通穿这种款式的裤子和精神空虚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可史老师却解释得头头是道：“你专买这样的裤子就说明你的心思根本就不在学习上，而是在着装打扮上，是为了标新立异，与众不同，鹤立鸡群，哗众取宠，是想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可你要是把学习搞得棒棒的，将来考个北大清华什么的，不知比这要风光多少倍呢。何必搞得这么奇奇怪怪，不伦不类的。”

莫冰蓝根本就不是粒安分的种子，对于这种“全面束缚”她怎能乖乖就范？她毫不退让地向史老师坦白：“我只进了一家商店，随便试了一条裤子，穿着正合身，就买下了，这不能算是专门吧？再说穿这种裤子的学生到处都有，走在校园随便一看就有好多，这也没什么奇怪吧？”

莫冰蓝从小在城里长大，脑子里总有充满新奇怪异的想法。上学期还琢磨着在教室里制点儿笑气（即一氧化二氮）来改变一下气氛，最终因为实验条件不足而作罢。史老师的话对于她简直像负催化剂，常常适得其反。史老师当了十八年班主任，还从未见过这样“大不敬”的学生，竟敢公然与老师对抗，心里不禁疙疙瘩瘩、很不舒服。于是面带愠色地责问：“那依你之见什么才是奇装异服呢？”

莫冰蓝毫不作假地回答：“我认为所谓‘奇装异服’就是指新出现的款式和色彩搭配不同平常的暂时未能被大多数人们接受的衣服，当这种衣服多了，渐渐被多数人接受了，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您穿的这西服以前也是奇装异服呢。再说服装也



是一种艺术，一种款式的出现也是人们创新的结果。现在不正是在鼓励创新吗？再说这种裤子出现也好几年了，商店都有卖，买的人络绎不绝，穿的人也比比皆是，算得了什么奇装异服啊。”莫冰蓝理直气壮地背课文似的说了一大堆，竟一下子也没卡壳，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她的口才和勇气。

史老师一边听一边思考，竟也觉得她的“理论”无懈可击。史老师不自然地笑了笑，显然还有点愠怒，但又无可奈何，只得点头承认：“也有道理啊，说得也是。”史老师直盯着某个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不知该说点什么。

沉默了半晌，史老师抬起头，语气缓和了许多，说：“其实乔丽丽和吴小敏也跟我说过，你穿这衣服也没错，挺好看，也适合你的个性。”莫冰蓝听着觉得充满了人文关怀，感动得差点儿涕泪满衣裳。

史老师顿了顿接着说：“她们都很佩服你，天资聪慧，成绩优异，又自信又开朗，而且多才多艺，是一颗好苗子，这些在你上了大学以后一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莫冰蓝听着，眼里掠过一丝淡淡的笑，她知道老师说得没错，可她更明白老师就是想让她乖乖听话。

果然，他话锋一转：“但你也应该知道，北方学生的平均智力不如南方的学生，教育水平也没有人家那么高，想要有个好前程你就得多付出多努力。你说你穿这么条裤子，让那些不学无术的坏分子盯上了，你就不得不花一部分精力去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样就会影响你的学习。你要知道，你是个有潜力的娃娃，如果你能像白雅玉呀、史文强呀他们那么下些工夫，你绝对是年级最优秀的学生。”

后面的几句话莫冰蓝听了n遍了。虽然她烦透了这种古板单调的教学方法和应试教育制度，但她还是很努力地学了，只是

不像白雅玉那样。

白雅玉是班上最刻苦的学生。她每天一两点才闭眼，早上不到五点就悄悄起来，神速地吃饭，课间也不离座位，走路也在背课文，撞了树还说“对不起”，午休超过十分钟就说是浪费生命，还蛮富有哲理地说：“人要是在走路时睡着了那才是真的瞌睡了。”这句话曾一度被班上的住校生奉为经典。

白雅玉是个农村姑娘，体质挺不错，能抵得住这样的苦学。虽然在班上成绩平平，但也对得起自己。莫冰蓝有时想起来也颇感惭愧，可惜自己白长了一副一米七的身子骨，体育考试每次都倒着数，还动辄就一连串地犯起毛病来。不过她还算争气，成绩总是在班里——也就是年级前六名内晃悠。

“还有啊，”史老师仍不失时机地趁热打铁，“虽然说广播站是校团委领导的一个组织，但那只是为了应付教育部门才搞的，你以为那地方真能培养人才啊？你看看，那里的学生基本上是学习无望、不务正业的无聊学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材料，才去那里寻找精神寄托，可你和他们不一样啊。虽然你记者工作做得不错，也是一站之长，可那能有什么用处，高考又不能加分，人家也不会问你高中做过什么官，你说你跑到那里干什么啊？高考和当官哪个轻哪个重你清楚，可不要让那些事把你给耽搁了。”

其实莫冰蓝的确是个厉害的角儿，从一个小小的记者起步，先当部长，再到副站长，不到一年又顺利地接下了站长之职。不仅学习学得响当当的，而且制定了一系列很严格的工作制度，让小记者和播音员们认真地撰稿报道，把广播站搞得有模有样。今年开春时还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卡拉OK歌手大奖赛，她担任首席主持人，真是显尽风采。

史老师一直喋喋不休地唠叨，可莫冰蓝就是不表态。史老